触摸灵魂深一度

□ 孙潜彤

不好战，不忧战，体现了和平的容度与气度。不忘战、不畏战，则指向我们精神的深度和实力的厚度。那些曾经灼烧过我们灵魂的牺牲，在不可湮灭的记忆里，余音不绝。

时间就是这样，会淡化美的，也会淡化苦的。

说到纪念，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毫无疑问是大场景，一举震撼了世界，让人触到了中国力量发出的和平声波。国人蓄积几十年的情感如洪峰般地涌流。可以预见的是，今年这般热度的纪念以后一段时期内不会再现。2015，因特别突出的纪念而注定闪耀在历史长河里。

岁末的日本东京有一个温馨的小场景。数百人赶往一个小会场，没有凳子就席地而坐，没有空隙就伏窗聆听。原来，不少日本民众听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最后一次赴日举办证言活动，特地赶来。东京品川区的大木夫妇感慨：真相是如此宝贵，书上没有，面对面聆听的机会抓不住就可能永久远去。

岁月催人老，还有多少苦难幸存者陪我们述说？就像慰安妇的泣血指斥：他们不道歉不赔偿，就想等我们一一死去，不再发声。

妄图时间推移让真相蒙尘，在历史问题上“选择性失忆”，不过是日本政客的惯用伎俩。修改教科书，参拜靖国神社，觊觎别国领土，篡改和平宪法，一幕幕一步步加深积怨。不能取得邻居和解的国家却一次次地痴梦“入常”。

“中日必有一战！”耳边时常听到对日本向右转的愤懑之语。应知这后面麇集的情愫不是好战，而是忧战更多些。懂得中国主流文化传统就会知道，中国向无好战基因，推崇“讲信修睦、协和万邦”，开辟世界上最长的贸易之路和最早的远洋航线，却只播撒友好的种子，未生寸土之贪念。中国式生长纯绿色，无害而于世界有益。天下之音，以和为贵。谁人不望和平？就连被迫参与自杀袭击的日本“神风特攻队员”，浸血的遗言是——我想你啊妈妈。然而，视人命为草芥的军国主义头目穷途末路却不愿“玉碎”，个个都想苟活。侵略战争背面的嘴脸让人不齿。

忧战亦可不必。抗战一胜洗刷了近代中国逢战不胜的百年耻辱，改变了世界对中国、中国人的偏狭认知，结束了中国与西方大国在法理上的不平等地位。两弹上天的晴空爆响，更是荡平了好战分子觊觎中国的不仁之心，宣告了中国长期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，给外敌入侵至少是地面大规模入侵划上了休止符。世界已不是昨日的世界，新的国际社会格局日益成为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，举足轻重的大国彼此怎能轻易动粗？

不好战，不忧战，体现了和平的容度与气度。不忘战、不畏战，则指向我们精神的深度和实力的厚度。世界并不总按善良的设想去转动，中国不称霸，不意味着别人也这么想。“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”。奥尔德斯·赫胥黎说过，“没有充分吸取教训是最重要的历史教训”。确立纪念日，不只要铭记无辜死难的同胞，告慰英勇捐躯的烈士，感恩悲壮抗争的国民，是那一代人的殊死抗争赢得自尊，把中国举到《联合国宪章》第一签字国的地位。更深的，藉此建立民族精神支柱，汲取精诚团结的爱国力量，树立民族自信和历史自信。

这已化为灵魂的温度。

美丽、优雅的和平，是真理在大地长出来的生命。和平承载着我们须臾不舍的自由自在、幸福圆满、健康浪漫。然而，历史昭示我们，空想和平就会远离和平，一味退让示弱也不会换来和平。“徒善不足以为政”。捍卫和平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实力基础之上。越是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，越是有各种不期的风险与挑战。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小了，不意味着和平发展没有干扰，比如政治牴牾、经济摩擦，还会有经济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暗战潜流不时涌动。发展才是最大安全，我们滤掉杂音过自己的日子，走正道，无旁骛，不焦急。虽然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和选择增多了，但不能忘记，军事实力和实战水平始终是保底的手段，这是坚定有力地实现中国腾飞的基石。

那些曾经灼烧过我们灵魂的牺牲，就在不可湮灭的记忆里，余音不绝。

一名现役军人的思索：

犹闻号角

这一年，从江南水乡到北国边陲，从都市白领到乡野村夫，人们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。我叫万晋，是第二炮兵通信团的一名军人，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铭记那段屈辱史，铭记那段所向披靡的胜利史，就像牢记自己的姓名一样，刻骨铭心，须臾不忘。

追溯70年前，那些用鲜血染红红旗却魂铸青山的革命先烈，无数用生命为我们换来幸福生活的抗战英雄，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个精彩的战斗故事，更是一个个永恒的精神图腾，红色基因融入我们血脉，化作满腔激情。

优良传统是信仰的种子、制胜的密码，是人民军队的“DNA”。“传统不是守住炉灰，而是热情火焰的传递。”把理想信念的火种、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，是我们现代军人保持制胜优势的不二法门。新形势下，面对固根与拔根的较量、铸魂与蛀魂的斗争，我们应正本清源、固本开新，沐浴“红色之光”，擦亮“红色名片”，把优良传统作为滋养官兵的生命脐带，作为培育官兵的百科全书，做到血脉永续、根基永固、优势永存，确保绝对忠诚、绝对纯洁、绝对可靠。

军人生为战。作为军人，我们在追忆历史、仰望未来的时候，更要担当起责任。在和平的天空下，很多人看到太平盛世的安宁，享受社会发展的繁华，然而军人却在对历史的反思、现实的审视和未来的探究中保持着“脑子里永远有任务、眼睛里永远有敌人、肩膀上永远有责任、胸膛里永远有激情”的战斗状态。

和平是军人的勋章，实力则是和平的保证。能战方能止战，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，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。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。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，和平发展则无从谈起。当今世界，求和平、谋发展、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，但要看到，国际竞争的“丛林法则”并没有改变，化剑为犁依然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。如果思想上“马放南山”，行动上“把刺刀插到地上”，战事来临之时，就是大祸临头之日。

万里晴空，也有乌云翻滚之时；碧浪滔滔，偶有浊浪暗流涌动。纪念，是为了铭记不可忘却的历史，更是对“醉太平”的警醒。胜利日大阅兵，70响为庆祝抗战胜利鸣放的礼炮，在军人看来就是催征的号角。只有我们锤炼能打胜仗的过硬素质，练就“一剑封喉”的本领，就会有化剑为犁的和平。虽然我们每个人岗位不同，职责各异，但都会满怀对党的绝对忠诚、对事业无限热爱，砺剑深山就会枕戈待旦、剑随令出，坚守机房做到一丝不苟、精准无误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，用血汗和智慧续写历史的辉煌。

（姜天骄整理）

一位抗战老兵的心声：

感恩和平

“我真的太自豪了！”从北京归来已过去3个多月，抗战老兵吴当鸿还是难掩兴奋，“作为抗战支前模范被邀请参加这次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，我很自豪，更为党的伟大、祖国的强大而感到万分自豪！”

虽已年满90，吴当鸿老先生依然精神矍铄，中气十足。1925年出生的吴当鸿是珠海香洲区前山镇翠微村人。1942年，年仅17岁的他暂停学业，到中山五桂山一带协助姐姐做抗日工作，1944年参加游击队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南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的武工队长。他曾参加过前山战斗、夜袭翠微、怀庵战斗等，驰骋中山五桂山区。“在我参加过的30多场大大小小的战斗中，最难忘的要数‘五·九’反扫荡战。”吴老说，在这场著名的五桂山反扫荡战斗中，他率领手枪队随同其他部队一起，与日军浴血奋战，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，粉碎了日寇妄图垂死一搏歼灭我抗日武装的图谋。

此后，吴当鸿的军旅生涯一直在继续，直到1954年9月，他从广东省军区转业。他先后在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和公安系统工作，直到1985年底离休。“我一直跟老伴说要感恩，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”吴当鸿说，数十年来，吴当鸿先后获得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司法部、广东省委、广州市委等单位授予的荣誉证书、奖章奖牌等多达30多件。“凡有重大纪念活动和节庆，广州、中山、珠海等地的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都会邀请我出席活动，逢年过节还上门慰问，这让我一家人倍感温暖。”吴老先生感慨道。

当得知被邀出席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时，吴当鸿更是兴奋无比。“我当时真的很激动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，但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一个人，有一些广东老兵身体不好未能成行，我代表着他们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许多老战友当年为了国家，为了和平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，而我能代表他们参加阅兵式，去亲身感受我们强大的军威和国威，相信他们泉下有知，也一定会非常欣慰的。”

吴当鸿说，从北京回到广州的这几个月，他一直没闲下来，接连参加了由广州市司法局、戒毒管理局及广州地区老游击队员联谊会举办的座谈会和报告会，分享了自己在北京的见闻和感受。在东江纵队研究会主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，刚从北京参阅归来的吴老先生也是其中一位重要嘉宾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不断地整理资料，撰写回忆录。“我要把我的经历和体会记录下来，传递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平来之不易，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。”

吴当鸿的晚年生活很幸福。86岁的妻子杨惠贤也是一位离休干部，这么多年来，组织上对两夫妇离休后的生活十分关心，给予了优厚待遇。如今他们一家四代，欢乐满堂。

谈到对下一代的希望，吴老表示，一定不能忘记过去，落后就要挨打，所以我们要自强不息，武装自己。“虽然在阅兵式上我们展示了许多先进的武器装备，并不是要发动战争，恰恰相反，习总书记宣布裁军30万，就是表明了我们追求和平发展的决心。”吴老如是说。

文/庞彩霞

一个大学生的感悟——

给历史更多敬重

我们以整年的光阴，满含诚意地向历史寄去了一份遥远的敬重

不知不觉已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周。倘若让我以一个词概括2015，我会用纪念。倘若让我以一个词概括我的2015，那该是忙碌。

纪念，源于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从各类展览、专题报道、胜利日阅兵到前不久的南京大屠杀公祭，贯穿全年的纪念，一直在提醒我们关注历史，关注走过这段历史的人。

忙碌，则是日日浸泡在文献书籍中，焦虑于艰涩难懂的课程，隐忧即将到来的毕业求职。没有专门的空闲用以停歇，大概是每个人的常态。

但忙碌之余，仍有许多人同我一样，腾出些时间，参与了这场纪念。我们无法在整个民族回望祭奠的时刻闭目塞听，无法以忙碌为托词，回避那段饱含血泪的历史——尽管，它裹挟着些许沉重与悲酸，尽管，它不能像娱乐动态、综艺节目般带给人们消遣的轻松与快感，尽管，它已过去了70年。

这一年，我看了不少“向老兵致敬”之类的图文与视频，记住了他们苍老却坚定的目光，也记住了他们乘车经过天安门时颤抖的下颌。他们嗫嚅的讲述与不时抹泪的动作，让素日里玩世不恭的同龄人，也收敛了几分嬉笑的表情，将它们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中。这使我相信，当代青年其实不缺少关于抗战的提醒。互联网的传播方式，未必不能在胸臆间唤起深沉的爱国情。

这一年，我探访了不少留存记忆的地方。从家乡的现代博物馆，到卢沟桥的抗战雕塑园。不由感叹，精彩的网络言辞与实景实物相比，还是逊色了几分。较之一场专注的参观，“随手转发”的纪念还是短了些、浅了些。在陈列室内，面对那些穿越时空留存下的弹壳、军装，心绪才算抓住了真凭实据的支撑。旧物不语，但只消片刻的驻足，便知我们的前辈是怎样执着地守护家园。雕塑园中，目光抚过38尊青铜像，依然能嗅到凝固其中的狼烟，突然有了念头去探寻它们背后的故事。无人督促、无人观看，也不由挺直随意的脊背，向烽火岁月寄去一缕庄重的目光。

这一年，我常听到的是，“手握今日的幸福，不忘昨日的苦楚”，抑或“安逸的前身是动荡，朗空的旧貌是狼烟”。我想，它不该仅仅作为70周年胜利日的特殊提醒，更该融入日常化的心态与举止中。青年人对历史的祭奠，不能仅在五年、十年的整数时刻集中爆发，无论有无纪念日的提醒，都需时常回望我们的来时路——让老兵嗫嚅讲述的故事，让镣铐前怀揣敬畏的驻足，让那从手臂中取出的残损弹片，为我们的心底涂抹上一层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而在2015，我们以整年的光阴，满含诚意地向历史寄去了一份遥远的敬重。所以我要说，这是前行的一年，也是回眸的一年，这是忙碌匆匆的一年，也是脚步缓慢的一年。

文/夏 至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窗：dzzs@ced.com.cn 010-58393509 查号台：58392088 邮编：100054 传真：58392840 定价：每月24.75元 每份：1.0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西工商广字第8166号 广告部：58392178 发行部：58393115 昨日（北京）开印时间：3:15 印完时间：4:10 本报印刷厂印刷